

■導演加比克林傑自認很喜歡王家衛導演的作品。



《情留波圖》用浪漫喚起人對愛的渴望

導演加比克林傑：被王家衛風格影響

曾奪得威尼斯影展最佳紀錄片的新銳導演加比克林傑（Gabe Klinger），其處男作長片《情留波圖》（Porto）日前於香港上映。此前，《情留波圖》被選入第四十一屆香港國際電影節新秀電影競賽單元，加比克林傑受邀至香港參加電影節相關活動，香港文匯報記者對這位才華橫溢的年輕導演進行了專訪。

文、攝：唐娜

電影《情留波圖》講述葡萄牙北岸一個臨水的小城，一個有些病態寡言的男人，一個崇尚自由的性感女人，三次相遇，他說第一次是事故，第二次是巧合，第三次他走向了她，她露出了迷人的微笑。兩顆寂寞的心相逢於波圖一夜，淡淡的連結共享了莫名感動的時刻；眼前只有絲絲入扣的影像，背後也許尚勾起似有還無的回憶，之後你記得也好，最好忘掉。比《情留半天》更飄逸，較《有人喜歡藍》更浪漫。真實本就在萬千一瞬間消逝，有情人能把握的，說是時間的結晶，到頭來只能是如詩的昇華。

安東猶哲離世前遺作

男女主角在影片中貢獻了非常精彩的表演。《情留波圖》是俄國演員安東猶哲（Anton Yelchin）車禍離世前的遺作，安東猶哲在影片中飾演的男主角佻皮身子，步履沉重蹣跚，暗淡的眼睛不直視任何人。但他看到她的時候，眼睛是發光的，一直偷偷注視她，整個人都充滿著喜悅，而失戀後歇斯底里，瘋狂又壓抑，將各種情緒詮釋得入木三分。而女主角亦是性感又迷人。

談到如何選擇演員時，導演加比克林傑回憶道：「我和安東猶哲是在片場遇見的，我觀察他演戲的方式，之後我們迅速開始討論角色和這個電影計劃，他逐漸開始參與其中，並且給了我去做的信心，我們合作了一年。安東猶哲的角色就是安東猶哲，不會有其他人。但露絲盧卡斯（Lucie Lu-

cas）是經過很多輪試鏡的，當時我一直沒有找到中意的演員，她的出現讓我眼前一亮，她讀的第一段台詞就十分驚艷。」

角色的成功只是電影的一部分。《情留波圖》是用Super 8攝像機拍攝的，充滿膠片的質感，配上波圖這座城市美麗的黑夜和清晨，以及美妙的鋼琴配樂，像是一首充滿哲理的浪漫情詩。當被問及為何讓故事發生在波圖時，導演加比克林傑表示：「我認為所有偉大的愛情故事都發生在年代久遠的世界裡，並且是一個會產生親密感的地方，這個地方可以是一座城市，但同時也具有陳舊世界裡的親密感，街道狹窄，在城市的中心你會和一個人一次又一次重遇，直到有一天你有勇氣上前和那個人搭話。也許在像香港這樣的大都市，這樣的事情很難發生。但在波圖，你能遇到所有人，能看見所有人，和所有人去同一間酒吧或者餐廳，你能很多次見到同樣的人。有趣的是，葡萄牙像是一個困在時間裡的國度，好似全球化的衝擊力不會影響到這裡。這個小小的歐洲國度，有自己的時間感，節奏緩慢。」

不能像殭屍一樣活着

導演本身是巴西人，講葡萄牙語，因此更覺得跟波圖有着親密的聯繫，他說：「我感覺跟葡萄牙的電影文化有着內在的聯繫，這裡的電影文化自由又茁壯，沒有電影工業，只有獨立電影，導演可以擁有創作的自由，當目的不是賺錢，就充滿了創造力。」

雖然是第一次導演長片，加比克林傑對電影已經有了自己獨到的認識，他說：「曾經有一位攝影師說過：一部電影在腦海中誕生，在紙上死去，在演員演繹時重生，在攝像機中再度死去，在剪輯室裡再次復生。寫作、拍攝、剪輯都是很不一樣的，有不一樣的規則，不一樣的可能性。你需要保持開放的心態，來探索不同的可能性。」

當被問及是否會繼續創作愛情電影時，他回答道：「這是一個類似是否繼續活下去的問題，如果人不再相信愛情或愛情的可能性，那麼我不知道他該怎麼活下去。你不能像一個殭屍一樣活着，所以你得投入在和愛相關的想法裡。對於我而言，這不是一個我是否會創作一部確切的愛情電影的問題，這是一個我是否會繼續創作的問題，如果繼續的話，那麼我當然會思考我們所做之事、所分享之物。這個問題可以延伸到人類歷史的千萬年以來所思考的問題。我們在做什麼，我們為什麼會用特定的方式對待他人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。如果不同，又在電影之中如何體現。」

在影片中，男女主角的相遇似是巧合，又充滿命運的意味。但導演自己是一個唯物主義者，他認為生活是無序的，所以巧合會發生。加比克林傑對巧合的理解是：「我們都曾處於一種狀況，某件事情發生在我們身上，所以我們就把自己能想到的一切都表達了出來。特別是當我們想要把某一個瞬間的感覺維持下去的時候，我覺得有時候這是非常不真實的。因此我

們會把發生的事情，概括為秘密。有時候生活比我們能想像到的更陌生，在這個世界上，人們常常習慣了暴力和憤怒，驚異於這個世界的美好與愛。所以從某個角度而言，我的電影更像一幅畫或一首詩，傳達出我們總是可以讓自己驚異與這個世界的美好、愛、寬容和友好，也可以提醒人們有時候我們不必那麼殘忍和自私。我想創作包含這一切的電影。」

影片中的角色十分豐滿且真實，女主角就像我們很多人的縮影，加比克林傑把對這個角色的理解，交給了觀眾自己：「她認為自己可以按照某種方式生活。但事與願違，於是她開始懷疑自己，這個角色的有趣之處就在於觀眾可以對她有不同的理解。」

想再看一遍《重慶森林》

加比克林傑很喜歡王家衛導演的作品，《情留波圖》似乎也有些地方和王家衛式愛情電影有異曲同工之妙，加比克林傑認為王家衛的風格或多或少對他產生了一定的影響，他說：「創作的過程中沒有刻意想着他的作品，但現在回頭看可能確實有一些共同點。他的電影事實上已經成為電影文化和電影語言的一部分，當我們把這些作品內化，而後我們反觀自己的世界，就會發現已經受到了這些強大又具有創造性的思想的影響。他創作的方式十分神秘，我仍然會驚異於此。我想把這些電影從頭到尾再看一遍，特別是我在香港時，我想把《重慶森林》再看一遍，然後追尋那些電影角色的足跡探索香港。」

■男女主角在影片中貢獻了非常精彩的表演。



■女主角性感又迷人。



《正義巨人》信念與現實

本以為「有前科」的《非常審查官》第2季（《非2》）可毫無懸念地成為應季日劇（4月至6月）收視王者，但近年表現平穩向上的TBS電視台周日劇場屢有佳作，像今季的《正義巨人》便是表表者。結果這齣描寫警方權力內鬥之作，目前以13.15%平均收視力追《非2》，如無意外可穩佔亞軍，沒令捧場客失望。

TBS自《半澤直樹》起，常推出主角為堅持正確信念而不惜一切「下剋上」的作品，觀眾平時受盡既有制度的鬱悶氣，要向現實低頭，當然可把

心裡的不滿盡情投射到劇集上，當是為自己加油。《正義巨人》講述身為警察的主角長谷川博已因在一宗案件的決定，遭到上層「使橫手」變成犯錯，不單失去在警方精英層的搜查一課（你可當是「O記」）的升級機會，被調到分區警署只能偵破一般案件，更成為香川照之（即是《半》劇中的大反派「大和田」）飾演的搜查一課課長的眼中釘。然而堅信正義凌駕官僚制度的長谷川，化解眼前棘手案件，逐步揭開香川等上級與既得利益集團之間的千絲萬縷關係，最終能夠「打老虎」還是輸掉所有，已變成一線之差的局面。

本週日《正》劇將進入尾二一集，長谷川的拍檔、由開始時已「奸奸叻」的岡田將生成為決定誰勝誰負的關鍵，他突然變節讓長谷川深深體會到「表面是身邊朋友，實質是敵人」這種惡劣境地。和《半澤直樹》明刀明槍的正邪大對決不同，《正》劇看似友好的或許暗藏殺機，表面跟你對着

■《正義巨人》劇照。



幹的可能還有一顆純真的心，未到最后也未知結果。而最令筆者欣賞的，是本劇演出者有相當發揮空間，不用像《半》劇般無止境地賣弄「顏藝」，相對較易入口。文：藝能小子

又一段陽光燦爛的日子——《八月》

星影畫館

1994年，改編自王朔小說《動物兇猛》的電影《陽光燦爛的日子》上映，記錄文革時期一代孩子放肆的青春。二十年過去，一代人成長了，又換成另一代人的青春。本月電影中心特別上映的《八月》，由中國新晉導演張大磊首次執導，榮獲本年度金馬獎最佳劇情片，描寫的正是九十年代初新一代人的青春。

電影講述在國企市場化改革的浪潮下，內蒙古一名男生張小雷一家正經歷時代變遷。張大磊鏡頭下的張小雷，或多或少帶有自傳意味。電影幾乎全片以黑白拍攝，營造懷舊氣氛。最後一小段彩色片段，帶有致敬意味之餘亦令人窩心。一個導演的成長，大概離不開兩種養分——父輩與電影。回憶一律是黑白的，但這兩種愛都是彩色的。

與其說這是個關於張小雷的故事，不如說這是個屬於張小雷的時代。文革後出生的一代，九十年代初剛好不大亦不小。十二歲，開始懂事，好管閒事，卻什麼事都管不來。從學校走回家，又或是走出社會，都只能以半個局外人的身份做些有的沒的小事。電影正是透過這個遊蕩的少年，剖開社會轉型期間的橫切面。看着張小雷家中一幅崔健《一無所有》的海報，別有一番體會。當八十年代的激情過後，人人喊着一無所有之時，張小雷亦正因為一無所有，才顯得無憂無慮，浪擲青春。

順帶一提，雖然電影奪得金馬獎最佳劇情片，但其實沒有明確起承轉合的情節線，而是借一段段零碎片段，工人下崗、制度改革、荷里活電影流入等，拼湊何謂「九十年代」。

《八月》的英文名字「The Summer is Gone」，一個夏天過去，連同回憶鎖定在黑白膠片上。這個八月，對一眾大人來說可謂洶湧而來。不過對張小雷而言，也不過是一段流一把汗、學學游水的小日子。正如文革時期青年放縱的青春一樣，張大磊的八月，又是一段陽光燦爛的日子。文：鄭文峯



■孔維一憑藉電影《八月》獲得第53屆台灣電影金馬獎最佳新演員獎。



■導演將電影刻意以白描敘事，黑白攝影，滲透着樸素情感，更奪得金馬獎最佳劇情片。

《原諒他77次》輸了感情也別輸尊嚴

星光影話

邱禮濤、李敏這一對導演編劇配，真的不得了！短短三個月內，帶來三部風格截然不同的作品，《拆彈專家》真槍實彈的火爆炸式動作片，《失眠》港式驚嚇血淋淋回歸，來到《原諒他77次》回到最柔情似水的愛情小品，將電影題材回歸到每個觀眾的生活最基本，而更難得是三部作品都各有千秋，沒有誰比誰比下去。

看着《原諒他77次》，即時想起7年前黃真真導演的《分手說愛你》，甚至3年前鄭丹瑞的《分手100次》，同樣是講述一對情侶熱戀期過後，如何面對平淡如水的生活。年輕人的潮流日新月異，每隔幾年把相同的愛情課題重新整理，說出來的故事也大有不同。就如在《分手說愛你》中大玩手提錄像自拍，來到《原諒他77次》已是變成Facebook Live的世界。

這電影要打中年觀眾的心其實不難，尤其女性觀眾，主角蔡卓妍、周柏豪都是女性觀眾喜愛的藝人，加上二人搭檔演技夠夠新鮮感，再奉上戲中大量愛情金句，絕對足夠提供給女性觀眾作感情治療藥物。衛詩雅明顯深得導演邱禮濤喜愛，先後於《失眠》及《原諒他77次》都擔任重戲份的角色，今次飾演一個愛得無畏無懼、赤裸裸向男方示愛的女學生，表現依然亮眼。

在邱禮濤打造下的《原諒他77次》並不是一部愛情童話，反觀是一部向童話幻想國度說不的現實愛情世界，當中的港女恨嫁心、港男愛嫩口、男女恩恩怨仇加愛情荒謬，而笑料的調味作用亦分量恰當，成功令影片讓觀眾看得舒服亦有所共鳴。結局的安排固然不能劇透，只能套用戲中一句作結：「別讓原諒成為了習慣」輸掉了感情，也別輸掉了自己。

文：艾力、紀陶



■阿Sa在片中與周柏豪拍拖十多年，卻因一件小事突然分手。



■周柏豪的歡樂兄弟幫找來了陸永、林盛斌及小肥一眾本土諧星演出，令電影增添不少歡樂。